

詞 與 禪 悟

饒 宗 頤

以禪說詩，人所習知，以禪論詞，世猶罕道。清江順詒詞學集成卷七引滿洲如冠九（山）為心庵詞序云：

“明月幾時有”，詞而仙者也。“吹皺一池春水”，詞而禪者也。仙不易學，而禪可學矣。……是故詞之為境也，空潭印月，上下一澈，屏智識也。清磬出塵，妙香遠聞，參淨因也。鳥鳴珠箔，羣花自落，超圓覺也。

遂謂“以禪喻詞，又為詞家闢一途”。江氏僅舉此一例。余涉獵前賢詞集，所見引禪理入詞者，不一而足。考碧鷄漫志論“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向上”語原見傳燈錄“寶積禪師上堂示衆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嚴滄浪詩辨亦點出“工夫有向上一路”。東坡有極高明之襟抱，抒寫為詞，不同凡近，如宗門之極處，故以“向上”比況之。向來譏吳夢窗詞者，喜以七寶樓臺拆下來不成片段為喻，按新唐書（一〇二）姚璿傳，奏稱“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語正同此。

无陸行直之詞旨，內列“詞眼”二十六則。按宋人喜言“詩眼”，范溫記山谷語云：“學者先以識為主，禪家所謂正法眼藏”，“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又云：“句中有眼，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溫據其說作潛溪詩眼一卷，稱“識文章者，當如禪家有悟門”。有“詩眼”而後有“詞眼”，溯其淵源，本與禪悟有關；惟詞旨之“詞眼”，乃謂警策字眼，所指少異矣。

董其昌以禪喻畫，名其居曰“畫禪室”。明代文人大都喜言禪，李開先稱謎語曰“詩禪”，（肉蒲團且題曰覺後禪，更為謬種。）袁宏道校李贄枕中十書（大雅堂訂正）有“文字禪”。書畫家之張瑞圖，其白毫庵集內有禪膚篇。曹學佺為閩中林崇字說餘序云：

洪江社集論淵明以酒為禪，謝靈運以詩為禪，遠公皆隨機而接之。

此說極新穎，具見明人嗜以禪設喻。吳趙宦光之夫人陸卿子，有玄芝集，宦光為之

序云：

余志在禪，而意興詩；婦志在詩，而意興禪。故余墮鄙俚，婦墮組繪，二者皆非是。（以上三種皆日本內閣文庫藏）

禪用偈語，故近俚俗，詩尚文藻，故多麗句。其述夫婦旨趣之異，實則殊途同歸，假禪立論，別具妙諦。

詞自明末，彌尚艷冶，與禪義尤乖違。而詞家以禪取譬者，約有二義，一以求懺悔，一以求解脫。求懺悔者，消極之論，聊自慰釋；求解脫者，則其造論往往有新之體會，於詞境之開拓尤有功焉。

崇禎間，錢塘吳本泰名其詞集曰綺語障（明詞綜選錄其詞：吳集後為禁書。）案南宋鄱陽張輯詞名曰東澤綺語債，吳集之命名即本此。綺語者，大乘義章云：“邪言不正，其猶綺色，從喻立稱，故名綺語”。佛家引以為戒。敦煌卷P 3887懺悔詞，綺語為十目之一，爰園詞話引十戒有綺語。故宋人稱詞曰“語業”（如楊炎正之西樵語業）。龔鼎孳於其詞集有綺懺自題云：

湖上旅愁，呼春風柳七（永），憑欄欲語，時一吟花間（集）小令，……尋自厭悔。昔山谷以綺語被訶，針錘甚痛，要其語妙天下，無妨為大雅罪人。吾不能綺，而詭之乎懺；然則吾不當懺綺語，當懺妄語矣。

以一時艷宗，而出此語，正抒其厭悔之心。黃山谷撰晏小山集序云：“余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華舌之獄”。冷齋夜話卷十“魯直悟法秀語，罷作小詞”，即記此事。（又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七“秀老”條。）尤侗序王西樵（士祿）炊聞詞云：

或謂西樵方長齋繡佛，盥寫名經，不當懺此綺語耶？不也。天上無懵懂仙人，西方豈有鈍根佛子。假以炊聞卮語供養如來，如來必且微笑，以教迦陵諸鳥，驚子大弟，和以微妙之音。

語尤佻巧。乾隆間郭麐亦名其詞集曰懺餘綺語，自序云：“學道未深，幻情妄想……”。蓋詞人固一面自言懺悔，一面仍寫其綺語也。清初詞人喜借禪喻詞，曹秋岳有“參活句”之說。其序沈雄古今詞話云：

換羽移宮，不留妙理于言外，雖極天分之殊優，加人工之雅緝，究非當行種草，本色真乘也……。用寫曲衷，亟參活句，生機欲躍……，意致相說。無

理入妙者，代不數人，人不數句。

詩有活法，宋人恆言之，如四明史彌寧友林乙稿云：

詩家活法類禪機，悟處工夫誰得知，尋著這些關捩子，國風雅頌不難追。

（宋刊蝴蝶裝，香港某氏藏，有蒼茫齋影本）

詩家有活法，詞家亦有活法，理固無二致也。以禪譬喻詞境，惟聶先之說最有可觀，其清百家詞序云：

余不知詞而知禪，請以禪喻。五祖舉示佛果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果入室云：“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此絕妙好詞也，近于麗纖。政黃牛云：“解空不解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此絕妙好詞也，近于清寒。端師子云：“我本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此絕妙好詞也，近于豪宕。洪覺範云：“秋陰未破雪滿山，笑指千峯欲歸去”。此絕妙好詞也，近于淡冶。首楞嚴曰：“佛謂阿難，辟如琴瑟箏篪琵琶，雖有妙音，若非妙手，亦不能發”。今諸公之詞，各以妙指而發妙音。……欲使天下之人，有目共睹，有耳共聞，盡使摸象之盲人，扣鐘之聾者，忽如天眼頓開，疾雷破柱，直得香象渡河，華鯨夜吼，豈不快哉！”

直是一篇佳絕之小品文，能以誇張法（*atiśayokti*）構想，妙用直喻（*upamā*）暗喻（*Rūpaka*），機鋒四起，亦活法之善用者矣。

譚復堂于厲樊榭齊天樂秋聲館賦秋聲，評曰：“詞禪”。此詞中“獨自開門，滿庭都是月”，如指月錄中語，的是名句。海鹽董潮東風齋着力詞，有句云：“石壇風靜，猶影畫沈。關角嫣然一笑，凝眸處，黛淺紅深。君知否，桃花燕子，都是禪心”。淒馨秀逸，論者謂為真詞禪也，（見兩浙詞人小傳八）此亦參活句之佳例。俞樾采桑子有雋句云：“死是禪心，活是仙心。一樣工夫兩樣心”。不死不能活，亦能道破妙處也。

有以禪分南北，以喻詞之有南北二派，張其錦道光六年梅邊吹笛譜序云：

南宋詞有兩派，一為白石，以清空為主，高、史輔之，前則有夢窗、竹山、西麓、虛齋、蒲江，後則有玉田、聖與、公謹、商隱。掃除野狐，獨標正語，猶禪之南宗也。一派為稼軒，以豪邁為主，繼之者龍洲、放翁、後村，猶禪之北宗也。

董玄宰論畫分南北宗，此師其意。而以白石之清空屬南宗，稼軒之豪邁為北宗，所見極新，而未必盡確。又有主融情于聲色，而通乎至道者，項名達為趙秋舸香消酒醒詞序云：

解聲，色也；宮調，聲也；選聲配色，而以我詠歎其間者，情也。情與聲色，去道遠，而一變即可以至道。……故聲色者，道之材，而情者，道之蒂也。……香與酒猶之聲色，苟融情于香酒，自有不待消而消，不待醒而醒者。故知聲即無聲，得微妙聲；色即無色，得善常色；情即無情，得普遍情。……由文字入，總持門出，生功德無量。則是詞也，小乘戒之曰綺語，大乘寶之則曰道種。

其說至精，化綺語而歸于至道，依大乘義，現身說法，較龔尤輩又進一步矣。論詞者又每喜以法華、華嚴、楞嚴取譬。田同之西圃詞話云：

詞之一道，縱橫入妙，能轉法華，則本來寂滅，不礙曇花。文字性靈，無非般若，頻呼小玉，亦可證入圓通矣。

此以轉法華為喻，乃襲取自高珩之珂雪詞序也。施愚山雙齋詩話譽漁洋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漁洋詩話亦載之，用以自炫。顧貞觀名其詞曰彈指，諸洛為序，備述其說，謂：

先生嘗曰：吾詞獨不落宋人圈積。昔彌勒彈指，樓閣門開，善才即見百千萬億彌勒化身。先生以斯名集，殆自示其苦心孤詣，超神入化處。

按梁書處士傳劉歊獨坐空室，一老父至門，彈指而出。歊與寶誌善，作革終論，乃虔誠之佛徒。詞人但借用其語。厲鶚詞中，遊西溪名句“憑高一聲彈指，天地入斜暉”。後人為建“彈指樓”此掌故誠有足記者。彌勒彈指頃即現千萬化身，詞有無數法門，惟智者乃獲悟入處，其道亦猶是也。蔣劍人敦復渡江後為僧，法名妙喜。（見聽秋聲詞話十七）其論周保緒六醜賦楊花云“聲律謹嚴處，可謂字字從華嚴法界中來”。（芬陀利室詞話一）此并以華嚴為喻也。項名達序香消酒醒詞亦言趙秋舸（慶禧）嘗云：“詞學宜少不宜老，以時變者也。即變而入不變，舍楞嚴其誰與歸？”則又比之楞嚴矣。

王半山和俞秀老禪思詞，楊升庵著之詞品，又舉衲子填詞二首。釋氏詞著名者，無如清釋正岳點絳脣“自家拍掌，唱得千山響”二句。（雨村詞話、銅鼓書堂

詞話俱載之。正岳有養堂詞，養音豁，見集韻。）

宋人詞集，始取名于禪，陳與義曰無住詞，楊无咎曰逃禪詞。清人以禪名詞集者更夥。如嘉慶時大興邵壽民（葆祺）有情禪詞，道光間潘鍾瑞有香禪詞，龔定庵有紅禪詞，然此輩皆非方外之徒也。納蘭性德名其詞曰飲水，自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語本之道明禪師。（答盧行者語，見五燈會元。性德涿水亭雜識四稱：“鍾伯敬妙解楞嚴，知有根性，在錢蒙叟上”。知其早契禪機，非偶然矣。納蘭極吳漢槎于塞外，及其覆舟而沒，漢槎為容若刻大悲陀羅尼懺，王昶論詩絕句紀其事。）陳維崧名其詞曰：“迦陵”，梵語妙音鳥曰：“迦陵頻迦”（Kalavinkā）彌陀經之極樂鳥。（漢人于梵譯喜作省詞，郭麐字頻伽，即截取下半之 Vinkā，伽陵則取上半之 Kala）。先是黎遂球名其集曰迦陵，自序云：“淨域之鳥，穀而能鳴，聊以懺悔云爾”。而蔣景祁序湖海樓詞云：“夫迦陵者，西王母所使之鳥名也。其羽毛世不可得而見，其文彩世不可得而知，劃然嘯空，聲若鸞鳳，神仙之與偕，而縹緲之與宅”。維崧以名其集，豈取義乎此耶？曹貞吉名詞集曰“珂雪”亦取釋典。王僧孺佛事文謂天尊“煥發青蓮，容與珂雪”。敦煌卷 S5645 呪生偈句“目淨修廣若青蓮，齒白齊密由珂雪”，是其例也。

閩秀吳蘋香（藻）詞名曰香南雪北，蓋本潯府妙旆臻禪師答僧問：金粟如來為甚麼卻降釋迦會裏？云：“香山南雪山北”（參蕙風詞話二）。蔣敦復名其詞曰：芬陀利室，芬陀利梵語 Pundarkia，白蓮花也。沈寐叟名其詞曰曼陀羅室，梵語 Mandara，天妙華，香而色清者也。凡此皆取自釋氏，以名其詞集，而各立勝解。王芑孫瑤想詞有句云：“不守辛蘇杜撰禪，不從周柳覓蹄筌”。詞家之禪，其杜撰禪之流亞乎？

雖然，詞人多具慧根，吐屬超脫，自非凡響。黃仲則竹眠詞中金縷曲，勞廉叔手書大悲咒為贈，云可卻魔障，報以此解。雋句如“論慧力，圖澄堪證”。“更鑿險，降魔杵奮。只恐夜深驚屈宋，月明中，難把騷魂認”。工作鬼語，妙想環生。沈寐叟金縷曲“健骨金剛鎖”一首，貫穿內典，別開生面，如其詩之為同光體，具開埠頭本領也。同時能以梵典入詞而以淒婉嗟歎出之者，若陳仁先舊月簾詞之八聲甘州，寫雷峰塔傾圮，悲涼激越，其小詞如浣溪沙焚香云“微滓虛空是淚痕，聊憑香篆定心魂，重幃深下易黃昏。學道不成仍不悔，此心難冷更難溫。一絲還翳博山雲”。

低徊排側，語語真摯，不涉理路，故為高絕。是能參透唐人一關，異乎翻著襪之作，徒以戲論取悅者可同日而語也。其句又如“殘年心事，寂寞禮空王”。詞人老去無聊，往往託情於是。朱彊村句“禪悅新耽如有會”（浣溪沙）正同此意。昔唐栖蟾有云“詩為儒者禪”（弘秀集卷十）。蓋有得于禪者，具外向、內向兩種：外向者類放蕩而流於狂禪，內向者則視禪為安心立命之地，以理性情之正，尤近于儒。詞亦可為儒者禪，與詩相擬，特欲縫緜蘊藉，不肯道破。難冷難溫，此詞心所以不同于詩心者歟！

* * * * *

友人陳世驥教授曩曾撰 Chinese Poetic and Zenism 一文，載 Oriens Vol. X, Nr. 1, 1957，近年 R. H. Blyth 有 Zen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Oriental Classics 一書（The Hokuseido Press），多援引詩句以入禪。至於倚聲之道，詞人每取與釋典及禪語比附。陳眉公偃曝談餘（卷下）曾譏嚴滄浪為“杜撰禪”。詞人言禪，大率類此，雖無關宏旨，然於文學批評，或可供拊掌談助之資。頃值清華學報文學專號徵文，爰類次平日讀書劄記，強湊成篇，不遑博考，覽者以詞語目之可耳。饒宗頤附記。

THE TZ'Ū AND ZEN

JAO TSUNG-I

A good deal has been known about discourses on Chinese poetic art in general in terms of Zen since the Sung age. But it has not been popular knowledge that the *tz'ū* in particular has since Sung time been so discussed, too, in depth and with zest. A large work on the art of the *tz'ū* compiled by an erudite Ch'ing scholar cited only one concrete example. In this paper many more instances are presented and examined. Though this paper is somewhat in the form of *tz'ū hua*, or *tz'ū causeries*,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flavour of the original materials, yet one or two conclusions may be drawn in summary: The fashion of discussing the *tz'ū* in Zen terms reached a new height in the Ming period, for obvious reasons observable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era. And the fashion continued in the Ch'ing age. Secondly, since among the Zen adepts since the Ming age there were the extroverts, labeled *k'uang ch'an*, or "reckless Zen," and there were on the other hand introverts who sought in Zen for refuge of their spirit, so when the *tz'ū* was discussed in Zen terms there were rich diversities which bear very interesting observation.